

# 峨嵋岭之歌

■赵型进

四处奔流八方窜，  
千万沟壑缀坡边，  
近看深沟，  
远望像山，  
空中鸟瞰，  
恰似向日葵的大花盆。  
而今旱塬变了天，  
处处良田高标准，  
年年五谷丰，百果鲜！  
四季分明宜康养，  
有空调，无酷暑，无严寒。  
春和苗绿艳阳天，  
油菜花香黄灿灿，  
桃花节引来摄影家、旅游团。  
夏风麦熟翻金波，  
收割机赶在“芒种”前，  
夏收之后请剧团，  
“三秋”时节一卷风景画。  
春华秋实金光閃，  
丰收节句号画得圓。  
冬雪铺地人不闹，  
多种经营多赚钱，  
准备红包贴春联。

峨嵋岭，  
百里长，  
百里宽，  
百座古建好景观，  
无数名人写大千。  
传说女娲能补天，  
石料就近出孤山。  
后土祠建在黄河汾水交汇处，  
后土庙距此三十里，  
皇帝祭祀佳话传。  
汉武帝六度济汾乘大船，  
秋风肆竖起秋风楼，  
秋风楼借铸成大观。  
传说二郎担山赶太阳，  
鞋中土倒出两土丘，  
人称大巍山、小巍山。  
飞云楼斗拱实罕见，  
单凭榫卯从唐至今立人间。  
王通、王绩、王勃称“三王”，  
“三王”自古思想均超前，  
王勃一“序”镇江南，  
至今佳话天下传。  
诸葛亮出生临猗天兴村<sup>®</sup>，  
张仪、薛瑄祖籍万荣县。  
介子推负母在孤山，  
“寒食节”从此兴民间。  
李家留学倡大善，  
中外连理结姻缘。  
岭上人，  
“耕读第一”传世远，  
大学生，研究生，博士后，  
上北京，走上海，留太原。  
农民科学家誉中外，  
水泥添加剂，  
应用长江葛洲坝，  
增固北京西客站，  
人人传，人人赞！  
小王村一校培育出十要员，  
有将军，有省长，有部长，  
还有西盟会的老成员，  
人称红色“小摇篮”，  
人人称，人人赞！

峨嵋岭，  
百里长，  
百里宽，  
百万人民居其间。  
四面望，  
乐无边：  
南看中条涌青岚，  
青岚过后望华山。  
“中华”之誉从此起，  
峨嵋岭，  
“中华典籍”中的一个小标点，  
岭上人，  
“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一成员；  
北坡下去是汾河湾，  
又靠巍巍稷王山。  
后稷稼稼在这里，  
峨嵋岭，  
曾是后稷的“实验田”。  
岭上人，  
耕黄土，种五谷，务桑蚕。  
东到闻喜县，  
喜闻大岳、太行烽火燃，  
荡倭寇，扫狼烟。

峨嵋岭，  
就是抗敌的大后方，  
岭上人，  
送军粮，做军鞋，集军款，  
求解放，打游击，跟赵川<sup>①</sup>。  
西听黄河滚滚龙门来，  
隔河远望是长安，  
而今公路大桥连两岸，  
“秦晋之好”一线牵。  
峨嵋岭，  
李渊父子曾征战，  
一路厮杀到潼关。  
岭上人，  
乘风踏韵正扬帆！

峨嵋岭，  
百里长，  
百里宽，  
自古以来是早塬。  
黄土层厚过千米，  
地下水，  
离地就有三百三十三米三，  
自古人民有期盼，  
立县取名叫“万泉”。  
万泉无泉亦缺水，  
十有九年旱，  
人畜吃水难，  
靠池蓄，靠窖藏，靠老天，  
浇地更是难上难。  
黄土干裂凭汗水，  
庄稼少有丰收年！  
而今大改变，  
人笑水潺潺。  
黄河水上高灌站，  
红旗渠水绕半塬。  
深井连环泵，  
水涌如喷泉。  
旱地变水田，  
龙头安在灶台沿，  
用水真方便，  
众人乐，六畜旺，地开颜！

峨嵋岭，  
百里长，  
百里宽，  
自古以来是早塬。  
黄土层厚过千米，  
地下水，  
离地就有三百三十三米三，  
自古人民有期盼，  
立县取名叫“万泉”。  
万泉无泉亦缺水，  
十有九年旱，  
人畜吃水难，  
靠池蓄，靠窖藏，靠老天，  
浇地更是难上难。  
黄土干裂凭汗水，  
庄稼少有丰收年！  
而今大改变，  
人笑水潺潺。  
黄河水上高灌站，  
红旗渠水绕半塬。  
深井连环泵，  
水涌如喷泉。  
旱地变水田，  
龙头安在灶台沿，  
用水真方便，  
众人乐，六畜旺，地开颜！

峨嵋岭，  
百里长，  
百里宽，  
百万亩良田平展展，  
海拔高度四百里，  
惟有孤山立中间。  
传说奇洞通大海<sup>②</sup>，  
面前峻峰顶着天，  
真是一座大神仙。  
名字黄帝赐，  
满山花烂漫，  
杏花红，梨花白，喇叭蓝。

孤山“戴帽”云向西，  
下雨平地起洪澜。

## 非常记忆



# 寓居池神庙

■燕立民

一九九三年的最后一天，大学毕业的我成了南风集团六厂的一名员工。那时的六厂，在城区边缘，上下班的路上，眼里总少不了几分城乡接合部的荒疏。因此，一九九五年被调到公司的电视台担任摄像记者后，我终于觉得自己是个正儿八经的“城里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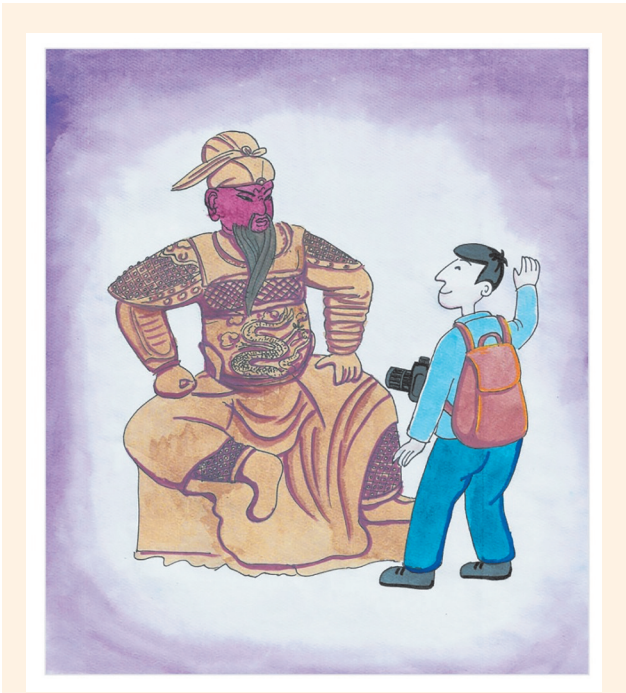
我的“城里生活”，被安顿在一处意想不到的地方——池神庙。它坐落在盐池北岸的卧云岗上，传说舜帝还在这里弹琴赋诗：“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单位的单身宿舍，就在那古庙院落后建的西厢房里，两人一间。院里同住的还有公司工会的员工和南风歌舞团的演员。上班的地方就在三大殿旁边，距离宿舍不足200米远。

这庙里的日子，是不知春秋的。我们像一群快乐的蜉蝣，在时光的浅滩上打着滚儿。上班，我被电视台的摄像机“锁定了”忙碌；下了班，我们便只是这庙里的“住民”。最大的娱乐，便是“拱猪”了。几个人围着一张小桌或拥挤在单身宿舍的床上，在几个烟民的吞云吐雾笼罩下，将一副扑克牌打得噼啪作响。输了的，脑门上被贴上白纸条，随着呼吸一翘一翘，像庙里年画上的人物活了过来。后来在公司举办的“拱猪”大赛上，我和同宿舍的李海泉还获得了一等奖，想必是勤奋练习带来的荣誉，

至今我们谈起此事，依然是津津乐道。有时也喝点小酒，不是什么名贵的佳酿，只是最普通的白酒或啤酒（现在被定义为口粮酒），佐酒的也不过是几粒花生米、家人自制的咸菜和几句不着边际的闲谈。同事王文广和陈克峰总为池神庙“拳王”的名头争论得不亦乐乎。酒酣耳热之际，窗外是歌舞团隐约飘来的丝竹管弦，窗内是我们年轻而响亮的笑闹。那笑声是毫无挂碍的，直直地穿透窗纸，仿佛要融进殿宇的飞檐里去。

入住池神庙不久，我认识了孙诚管。他长我几岁，人也朴实，担任南风歌舞团美工，我记得当时他刚刚从云南拍完电视剧回来，风尘仆仆，满面笑容，讲起在剧组的工作生活，滔滔不绝，令我羡慕不已。随着我们的交往，他便以兄长的身份勒令我继续抓起了毛笔写写画画，至今临池不辍，笔耕不止。他更是我的灯塔，引领我在艺术的航道上一直苦苦前行。

那时的我们，“文物”意识还不算清晰。只觉得那三大殿是极巍峨、极新奇的。白日子里，我常看见工匠们搭着高高的架子，在那里一笔一画地描摹。新鲜的彩漆味儿，混着木料的清香，在院子里静静地飘散。他们画的是龙凤呈祥，是八仙过海，虽然我是美术专业的大学生，但还是有种我说不上名目的繁复



## 鹄雀楼



## 『让文物讲故事』全国漫画大展作品选登

运城城市文物保护中心提供

## 随笔偶寄



# 泉城喝茶

■赵艺宏

我是运城人，在运城约友三五小酌后再饮杯茶，友人已觉得是很上等的享受。由此，我给微醺的友人，谈起在山东济南的喝茶经历来。

茗香茶馆坐落在泉城济南黑虎泉风景区，是一家泉水生活馆。如陆羽在《茶经·五之煮》中提出的泡茶用水等级标准：“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这是我们第一次来此喝茶的主要原因。你说，一群外地人，来泉城观光，盛夏六月，东奔西走，汗流浹背，口干舌燥。门口写着大碗茶，煮茶水又是黑虎泉的泉水。舌底鸣泉，如饮醍醐，大家能不约而同挤进这家茶馆嘛。

茶馆门头不大，进门后却别有洞天。往左，拾级而上，曲径通幽，水雾缭绕，树影婆娑。正面和右面是江南风格的房舍，唇辅相连，比肩而立。扭头左转，沿石阶继续登高，上面通过大大的圆门，进去后院内地面平坦，是茶社的主营地，有茶座数张。环境幽静雅致，

一派洞天福地的景象。茶社靠近路旁的是亭台楼阁，两边有几棵大树。阳光从大树的缝隙穿过，光影交错，斑驳陆离，如满地月光流淌泻在地上。

去年夏天，我们第一次在此喝的是大碗茶。进门后分坐在一个方座前，要的是一碗6元钱的大碗茶。四个文友围着方座坐定，端着茶慢慢地喝，喝酒一般。喷雾器在均衡地喷着水雾，水汽弥漫缭绕，人和茶都淹没在雾里。喝着茶，大家找些话题，说说济南，说说名泉，说说工作，说说写作，最后竟然达成共识，游览结束后每个人写一篇和济南有关的游记，算作对济南的印象吧，题材不限。话音未落，有人开口说，我写《济南的泉》，一人说《济南的柳树》，又一人说《泉城的纪念馆》。我说，《泉城喝茶》。题目有了，大伙却不吱声了，大概都在考虑如何完成自己在泉城要交的作业吧。喝完茶，我们起身拜谢茶屋主人，走出雾茫茫的茶院，迅即淹没在

花样。那些原本黯淡了的梁柱，便在他们的笔下，一寸一寸地，重新活了过来，变得金碧辉煌，神采奕奕。我有时会站在那里，仰头看上许久，看那朱红如何覆盖了斑驳，看那青蓝如何点亮了灰暗。那是一种生命对另一种生命的浸润，是无数双沉默的手，在为这座古老的庙宇，举行一场盛大的加冕。如今想来，我何其有幸，竟在无意中，做了一个伟大时代接续的见证者。我呼吸过那新生的油漆气味，我目睹过那神圣的彩绘，在匠人的指尖，如何从无到有地绽放。

这样的日子，一直延续到一九九七年，我的单身宿舍被热心的朋友们改造成婚房，当然，诚管兄依然跑前忙后。一九九九年，儿子也出生在这里。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在公司电视台度过了美好快乐的七年时光，其间学会了摄影、摄像、新闻写作、新闻采编，甚至还出镜主持。随着公司大力开发旅游，把运城南山凤凰谷变成运城人的森林公园，在公司宣传部部长姚晓军的领导下，我和焦向民一起七上凤凰谷拍摄，孙诚管被我们拉来担任美术指导，于是，电视散文《写意凤凰谷》诞生了，当时在运城电视圈还着实火了一把。前几天在一起聊天，晓军部长还说，其实当时他对我的《写意凤凰谷》散文稿还不是特别欣赏。我笑着说，你最大

## 百姓记事

# 父亲的胸牌

■魏晓玲

父亲大高个，不苟言笑。但夜晚一家人在火炕上休憩时，他总是给我们讲《刘瞎子过江》的故事，教我们唱《我是一个兵》的歌曲。

敢想敢干的父亲，学会了裁剪，在国营裁缝铺工作，提前十年退休单干，做起了个体户，从刚开始的帐篷，到临时的铁皮房，再到固定的商品店铺。一年四季，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寒风呼啸，都有顾客排队静等父亲出摊，也练就了父亲左右手裁剪的技术。父亲紧跟时代潮流，不断改变着自己的裁剪风格，赢得了客户的青睐。白天，父亲为客户一一量制、精心裁剪，然后整齐地码放在一张大案板上；夜晚，父亲在明亮的灯光下，按时间顺序对裁剪好的布料一一加工。我们常常是睡醒了一觉了，父亲还在加班。遮掩灯泡的白纸烤焦了，灯丝烧断了，我们就帮助父亲来回转动着灯泡接好丝。尤其是过大年，父亲就更忙了。

父亲热心公益事业，曾和文化馆馆长赵树铮一起，找县委书记赵希龙，终于把三队的临街路、去城内学校的必经之路都修成了水泥路，解决了学生下雨天上学难的大问题。

父亲在教育方面，对男孩女孩一个样，从不亏待我们。那时，家庭还非常拮据，可父亲还是走后门托人花48元给我们买了一套“数理化丛书”，我们姐妹轮着学习，48元相当于父亲几个月的工资。尽管父亲工资微薄，也从没让我们姐妹辍学打工赚钱，还总是给我们姐妹一次次地转到当地最好的学校。我说“要搬桌子”，父亲说，“搬房子都行！”父亲时常说，人有两只眼睛，两只耳朵、两只手、一张嘴巴，要多看多听多干少说，教会了我们要做一个务实的人。

父亲是博爱的。那时，因山东水灾逃难的亲戚时常来我们家里住，几口人坐在炕头吃一碗熬菜，不懂事的我终于因吃不饱而被骂了一次。城内小学集资建校时，

的贡献就是当时没有强行阻止。二〇〇二年，我调去了公司的市场部负责广告和公关，出差是经常的，工作的节奏陡然快了起来。然而，我仍旧贪恋着庙里的那份安宁，后来又搬进池神庙的小四合院里住了几年，据说这里是冯玉祥和阎锡山密谈过国事的地方，小院门上还有块名为“玉树青霞”的砖雕牌匾，很有些年头。只是，心境终究是不同了。夜里再听那风声穿过松柏，便不再觉得是音乐，倒像是时光流逝的叹息。看着院里那些更年轻的面孔，依旧在没心没肺地打牌、唱歌，我仿佛看见了昨日的自己，心里便生出一种淡淡的、过来人的惆怅。我知道，我终究要从这场悠长的梦里醒来了。

后来，我有了自己的新房子，窗明几净，再没有潮湿的砖地，也没有深夜扰人的鼠啮声。我如愿以偿地成了一个标准的“城里人”。可是，在许多个加完班回家的深夜，当我独自驾车穿过城市的流光溢彩，眼前浮现的，却总是池神庙里那片沉静的、被月光洗过的院子。

我不过是池神庙里，卧云岗上的一位过客，像风一样，在那朱红的廊柱间穿行了一阵，便散了。可那庙，却像一位宽厚的老者，将它生命中最光华灿烂的一段修复时光，连同我最无忧的一段青春岁月，一并收容了，刻进了它的年轮里。那西厢房的灯火，那“拱猪”的喧闹，那新彩的梁柱，那月光下的殿宇飞檐，都已融入了我生命底色里最温暖、最明亮的一块。

我毕竟不过是这里的一个过客，虽然现在的庙宇已经焕然一新，连同我们住过的西厢房和四合院都成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一部分了，任凭往后岁月如何冲刷，这种对于曾经的念想是永远无法忘却的！

父亲和母亲商量捐款200元，后来翻阅了《城内村志》的记载，我家的捐款当时竟然和企业捐款一般多。记忆里当时自家的境况也不是很好，除了要养自家的五个娃，还成年有老家人来过，有吃不饱穿不暖的亲戚要照顾。劳碌了一天的父母在火炕上对话的声音，我依稀记得。听一位老人讲起，父亲剪一件衣服才三毛五毛的，总比别人便宜，有熟人还经常免费。村里有嫁娶喜事的，父亲都会被提前邀请，免费给新人做衣。

父亲做事有原则，很大度。父亲说他一辈子没有借过别人钱，他有理性消费的观念。有一次，听父亲说他的工作抽屉里时常有零零星星的小票丢失，父亲莫名其妙要垫付。在没有办法的办法下，父亲把抽屉的锁涂了红色油漆，晚上蹲守在单位的大案板下。夜幕降临，一个黑影借着手电光摸索索地开锁……真相终于大白，还了父亲的清白。

父亲是个感恩的人。因为要验证烟厂老板姑父的身份，其间，父亲给姑姑家帮忙种了三年地。姑姑也时常在我们家住。姑姑有时笑的时间有点长，不能自己，我也忍不住地哈哈大笑，父亲就凶我一眼，吓得我战战兢兢，笑声被噤了回去，脸也不红不绿不自在了。父亲常常骑着自行车从县城到赵村十多里路，给姑姑买油糕，买牛肉，答谢姑姑供养他上学之恩。

父亲用缝纫机踩着家的幸福，那黑色的贴身黑包和自行车也一直是陪伴父亲走过青春年华，“为您服务”的胸牌，也伴随了他的一生，也给了我无穷的精神力量。基层工作的我，更了解农民的急盼难之事，也曾经协助作协的代表们一起参议，更有完美的落实，为美丽绛县营造了风清气爽和谐的社会环境。

父亲“为您服务”的胸牌，为我追逐梦想的生命点燃着一缕缕火光！若有来生，我亲爱的父亲，就多爱自己一回吧！我还是您随时用的拐棍！

份，我们三人重返茗香茶馆。从茶楼上或远望或俯视，只见地上泉在涌，两岸柳如梅。护城河两岸的柳树倒映在水面上，茂密的枝条长长的，绿绿的，随风拂动，摇曳起舞，像李渔说的：“柳贵于垂，不垂则无可无柳。柳条贵长，不长则无袅娜之致。徒垂无益也。”

茶社的女主人来给我们续水。三次见面，彼此已经成为熟悉的陌生人。她说：“还是出差吧。你们乘船游护城河了吗？”听到我们说没有，她便介绍道，济南的护城河是国内唯一由泉水汇流而成的护城河，6.9公里黄金水道是济南泉城最美风景。

黑虎泉码头是泉水集群，有金虎泉、五莲泉、一虎泉、琵琶泉、黑虎泉、白石泉……由此乘船，即可当作护城河的起点也是终点。亭台楼阁，高楼大厦，绿水茵茵，花红柳绿，一时一景，景变时迁。船在水中走，景在岸上移。这种美，是人间仙境，柔美、绝美。

我们听着茶社主人的讲述，点头微笑。喝茶的当儿，泉水叮咚，一刻不停地流淌。时光匆匆或慢慢流逝，流逝的时光成为过去，又衔接住现在时，未来的时光又像泉水一样涌来。这，也许是泉城喝茶的最大感受了。